

浣花纸，一席梦，梦醒时分，花已开半夏。山水之间，中科大绽放，缓缓归矣。

枕上诗书闲处好
门前风景雨来佳

撷一缕晨曦，抱一卷诗书，于朦胧的希望之中开启一天的知识之旅。清晨的宿舍里，一杯温水，一笺诗词，最美不过，字字珠玑。文字的清香伴着水汽氤氲，灵魂开启；黑板上教授的粉笔还在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那一抹岁月的背影掩下智慧的沉重。那几个高数到

底是不愿轻易解出，偏要在脑袋里峰回路转，才见得柳暗花明。傍晚的咖啡厅愈发宁静，浓浓的咖啡香气挟卷去几分困意，书中调皮的文字一一映入眼帘。不论清晨、上午、傍晚，知识总带来无尽的感动。晨曦、喷薄而出的太阳，银辉倾洒的明月一路陪伴。年轮流转，转动着我们这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，也转动着内心还不敢呐喊出的梦想。

宝鼎茶闲烟尚绿
幽窗棋罢指犹凉
一世樱花飞舞，舞动着我

与闺蜜的倩影；一袭莲子清香，青春洋溢着谦和的美好。好想就这样静静望着夕阳西下，晚霞映红中科大，而我就这样体悟着人生的奥秘，感受这禅意。雁回顾，踏遍九州寒芜，一曲音乐，一幕斜阳，再不是那个古道西风瘦马的断魂人。

男儿何不带吴钩
收取关山五十州

中科大是英才的摇篮，虽然我还不知道在这里会开启怎样的一段神奇之旅，但我明白不论是有故事的老北

门，还是历经风雨的郭沫若广场，张扬的都是报国志。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在中科大这个炼金炉，我期待着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的雄心壮志能拥有着更强壮的翅膀。四年风霜，一朝一夕，为的是成材。中科大必能让我成为国家之栋梁，真正为人民，为社会做些事情。期待着我在老师学校的培养栽培下找到自己的特长，用知识武装自己，凭科技唱响中华。智

慧交流，激撞出思想的火花；踏实笃定，承担起我们的中国梦。这就是我心中的中科大。

也西湖的荷花已开，我迫不及待。心中的中科大有无限的美好，怕是一首诗书描绘不来。我不想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学生，我要的是可以煮酒论天下的殿堂——我心中的中科大。

科大，我来了。相信你，一也定会带给我许多感动与惊喜。

如果有人问谁是科大最幸福的生物？想必非校园里这群自由散漫的猫儿们莫属了。

它们从不为GPA发愁，也没有想过飞跃重洋与加菲猫为伴。它们不必为科研忧虑，只需每天看着月亮升起然后落下，或蹲或躺着等着众人前来喂食，还可以在温暖的春夜里吟诵着爱的咏叹调。

这就是科大的猫儿，让人羡慕嫉妒眼红的猫儿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些猫儿甚至是某些深闺学子们精神上的图腾。

它们无忧无虑，自由散漫，最逊的猫儿也会用眼神

鄙视着来往往不给它们食物的行人们，管你是看门大码还是大院士。

学术猫

有人拍到，量子大腕潘建伟在作学术报告时，一只“学术猫”淡定自若，从容登台摆Pose抢风头的照片，并立即成了网红。

“面对潘院士，这只猫实在是太牛气冲天了！”事后有人感慨它的强大气场——据说当时它先是站在门里静静地听了一会儿，接着走到报告台前，摆出一副“放开那个话筒，让我来”的架势。潘院士专注作报告，没

注意到这只小猫，但它成功地吸引了台下所有人的目光。

据说这只小猫起初溜进会场时，曾被工作人员抱了出去，可它很快又溜了进来，再次被抱出去时，小猫很不情愿的样子。这一幕，恰好被学校党委书记许武在门口看到了，说：“让它进去吧，外面它也怕冷啊！”于是学术猫就一直跟着开会了。

老白

老白是一只挂掉经年的老肥猫，至今活在许多人的脑海里。那厮又肥又懒，胖得尴尬。每天最大的运动就是趴在石头上晒太阳，外加咀嚼食

物，别的猫咪你喂它时至少还会殷勤地呻吟两声，老白这厮，年老成精，动都不动，它顶多瞟过一道独有的目光审判你和你的供奉。目光之犀利，鄙视之深刻，天下之大，无猫能出其右。

在科大，我们可以更关注一只诗意地栖居在身边的猫，不用管象牙塔外的风云变幻。这是一种很单纯的美丽，或许也是科大本身的一种魅力所在。

想过几十年以后，我会不会再想起某个漆黑的夜里，我曾向上帝许愿，如果有来生，我宁愿做一只科大校园里自由自在快乐而散漫的猫。

走近冬至

□ 韦良秀

北风
吹来寒冷的气息
站在冬至的门口
怀想
三月的桃花
七月的流火

叶的鲜艳
已悄然褪去
只留下一片泛黄的回忆
用燃烧的生命
纵情绽放最后的美丽

从此
风儿开始凛冽
大气渐渐寒凝
落叶埋进泥土
种子寻找归宿
默默地孕育新的生命

冬至
是孕育幸福的季节
只是在这样一个季节里
我心中的积雪

理论物理学 家往往是孤独的，因为它经常要独立思考，他的思想要与众不同，他的游思如一条孤舟在脑海里不受干扰的飘，也不知是否能有幸抵达彼岸。在他未出成果前，他是孤独的，因为没人理解他所研究的东西的价值。在他出成果后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也是孤独的，因为即使没有遭受嫉妒与排斥，他的成果为人承认也需要一个过程。普朗克曾说：出



一鉴亭 副刊第480期 也西湖倩影 迈歌 摄影

现新的理论尔后得以传承，并不是因为说服了反对者，而是反对者们渐渐去世了，而年轻人作为惯例接受了新理论。

有人说通过学术讨论和交流，就会引起新的智慧之火苗。但是，纵观物理史，几乎所有重大的原创的成果都是个人思考的产物。写到此，我想起明代文人谭元春的散文《自题“秋冬之际草”》，文中关于旅游写道：“况独往苦少，同志苦多；泛则方舟，登或共屐；非甚滞暗，其何默焉？……故陶渊明所谓‘良辰入奇怀’，谢灵运所谓‘幽人尝坦步’。”

谭举人认为旅游时不能同游者众多，否则即使风光再好也无法奇想。试想朱自清先生如果是有人陪伴去荷塘边，能写出现在大家看到的《荷塘月色》吗？我们

搞科研就像一次脑海中的旅游，若受干扰，则思绪纷杂，难有心得。记得多年前，我气喘吁吁登上黄山天都峰顶，方寸之地挤了不少人，当地人在周围插了一些木牌，上书：“天都峰一游”、“天都奇观”等。拍照的游客的相机取景如有掠过这些牌子，当地人就向游客索要钱，说是取了他们设的人文景，要付取景费2元。游客们自然不服，于是与当地人争吵起来，先是互骂，接着就在弹丸之地推推搡搡起来。当地人走惯了山路，不觉得“高处不胜寒”，游客们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有的只好乖乖地交钱。这使我大煞风景，赶紧下山，什么景观的印象也未留下。可见一个思想者要尽量避免无端的干扰，心静独处，才有可能出好想法。

孤独不是孤僻，但苦思冥想使人吃不香，睡不深，有诗为证：探幽不时觉迷茫，思陷囹圄或寻常。口到饭菜嚼石蜡，题系梦境睡圪床。家务敷衍撞钟事，烛影寒更饥鼠望。论文寄出尤思过，邮局门前几彷徨。

孤独的思考孕育着一种乐趣，所谓“研者心中尊寂寞，苦僧眼下泪不弹。”当他在歧路无灯下蹒跚后，从“荧屏行列几模糊，意像点线难成串”的困境中摆脱出来，终于看到清醒的景象，这种历尽劫难取得真经的过程如同唐僧到了西天。

孤独的思考如走一条崎岖的小路。发现X-射线的伦琴爱好爬山，在1922年他最后一次爬阿尔卑斯山时曾对同伴说：“我还是选择离开熟路而到山石崎岖的路去攀登，如果我万一失踪，别到大路上去找我。”

她对色彩敏感，笔下的服装好似油画。

她笔下的月亮是真的月亮。

她几乎不写孩子，她也从不去感悟童心。

她的散文也很好看，可惜写得极少，她不愿表露真情。

她自己的爱情和人生，就像她笔下小说中的一篇。

民国小说的张爱玲，如同宋词里的李清照。

哪位女子的文字不输张爱玲呢，我想到一个人，可惜她没有机会写，她就是林黛玉。

中西合璧，古今交融。

我只喜欢有自己风格的作家，如张爱玲这样的。